

揭秘中国传销:广西成“传销大本营”

“90年代看广东,21世纪初看广西”,据民间反传销组织“中国反传销联盟”统计数据,广西的传销大军已高达200万之众,吞噬资金达数百亿。已经取代20世纪90年代的广东跃升为“传销大本营”。

南宁、来宾、北海,这三个位于广西南北中轴线中南端的城市,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已成为中国传销版图上最重要的三角腹地,同时也浓缩了传销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脉络。

南宁

传销王国的“干部学校”

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是:只有当上A级老总,才能去南宁加入管理层。头目云集的南宁有些地区实质上成为了广西“传销王国”的中枢大脑。

数量庞大的“老鼠会”占据这里的下辖县、开发区和城中村。这些地方成了传销侵入城区的最后一块跳板。“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叶飘零,曾经当过A级总监并独立操作过数千人的团队。“让成功者到省会,本身就有强烈的号召意义。”

2005年1月,叶飘零和他的6个合作伙伴来到南宁,他们所率领的4万人团队隶属于“传销教父”杨王永。迫于安全考虑,叶将队伍分拆,分布在十多个城市。

1年后,中国传销第一案爆发,杨王永被捕。叶飘零劫后余生,独自操盘。庞大的队伍和涣散的人心是他此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传销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老总复制。”叶飘零说,“就是不断制造成功的榜样,以激励团队士气。”

在城乡差距仍然很大的广

西,南宁所拥有的高级酒店、豪华轿车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足以满足人们对奢华生活的一切构想,发达的资讯和金融网络也让信息获取和资金运转变得快捷便利。虽然过高的成本让这里并不适合团伙聚居,但却适合设立总部和制造“偶像”。

管理层与团队分离,遥控管理,成了越来越多上规模的团队的选择。南宁成了传销的“干部学校”,代表了一种无上的荣耀。

新老总被接到南宁后,他的上线就为他提供一万元的“包装费”,让他用来买手表和名牌西服。三天后,被包装一新的新老总就会坐着一辆租来的宝马或奔驰,从南宁返回所属团队里。完成这些事情后,被复制的老总又返回南宁,或参与管理工作,或等待拿钱“出局”,个别掌权的头目则过上挥霍的生活。

在刚刚侦破的南宁“7·11”特大传销案中,当警方找到王燕珍、冯素琼等三十多个福建体系头目时,他们正在南宁总统餐厅享用一桌价值1万多元的晚餐,而且长期把某高级酒店作为“业务交流”场所,极为奢侈。

现在,南宁传销已逐渐形成以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这五大体系为主的格局。各体系的头目一边在南宁打通各种关节,一边将取得的款项转移到外地,甚至国外。

据警方一项统计显示,仅2008年1月至今,南宁市警方在打传行动中破获的涉案金额已超过12亿元人民币,其中不乏中国香港和美国背景的人员涉案。

“南宁已成为广西非法集资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叶飘零说。

来宾

小城从繁荣到衰败

10月30日,43岁的谢连

生(化名)驾驶她的捷达出租车飞奔在来宾最宽阔的维林大道上,但速度带给她的只有沮丧——在刚刚过去的2个小时里,她一共只赚到10元钱,除去油杂费,利润为零。“我得把它(车)卖掉。”她不得不做出一个这样的痛苦决定。

在开出租车之前,谢连生是一个菜农。那时候来宾还是一个县,一条红水河划分东西两岸,东为县城,西为农村。

2001年前后,一个叫“深圳文斌”的传销团伙在广东遭到致命打击后,经南宁、柳州等地进入来宾。小城顿时喧闹起来。嗅到先机的谢连生在2002年和丈夫贷款买了一辆捷达搞出租,生意一下红火起来。“谢连生和丈夫一家的月收入很快就蹿升到6000元,两年多就回了本。”

2002年,来宾升级为地级市。为刺激基建,政府开始向农民提供10万-30万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大量出租房的涌现又进一步刺激了传销者的到来。

新的行业也被催生。一种独特的“传销床”在来宾街头随处可见。它的制作很简单,几块薄板加四个20厘米高的木脚,加钉而成。“好的时候,一年能卖出一千张。”西南路一个家具店老板说。

跟着水涨船高的还有房地产。传销者大量涌入后,来宾市区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月租不足500元飙升到2500元,比南宁还高。在传销者聚集的长梅、长岭等村子,村民们掩埋了世代相传的耕地,建起了五六层的楼房,每天打牌、收租和睡觉。

据保守估计,传销组织一年在来宾的消费就达六千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资金流滋润着当地并不雄厚的地方经济的同时,也让地方政府对传销的态度变得暧昧。到后期,以“罚”代“打”成了执政府门的首选做法。

来宾就在这样的畸形膨胀中走到2005年,此时来宾的传

销大军已超8万,被外界公认为“中国传销之都”。

2006年春节后,两件事情让谢连生首次对这个城市感到不安:一是被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偷去了500元,二是因为帮一个受害者逃跑而被追上来的人踢坏了一边车门。

外来人员常年高度混杂和缺乏管理,治安问题开始困扰着这个警力严重不足的城市。

来宾与传销的蜜月期正走向结束。人们开始用警惕的眼光打量说普通话的人,“传销佬”等轻蔑的字眼也常见于街头。

风暴终于刮起。2006年8月,“全国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启动,其中广西被列为全国14个重点督查督办对象。10月9日,规模浩大的“飓风行动”正式降临。到处是闪着警灯的车,执法人员铺天盖地地发着传单,街上空空荡荡,仿佛成了一个死城。

来宾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小城恢复了往昔的平静。但此前过度“虚胖”的城市躯体已经成为人们沉重的负担。消费业萎缩和低迷困扰着这里,大量的民房和出租屋空置,很多已离开土地的农民不得不重新外出打工来还贷。

“一些农民的房子甚至已被银行收回。”中国反传销联盟副会长利剑说,“像一场乡村版的房贷危机。”

现在,在来宾这个行将消失的群体里,仍有少数脱离了传销的人因无脸回家而留了下来,他们大多成了小贩、拾荒者、锁匠等。据当地工商局估计,这样的人至少有一千。

北海

成为新冒险家乐园

每次踏上北海的土地,反传销志愿者利剑都有一阵莫名的忐忑。

在他足迹遍及的上百个城

市里,这里像是一个着了魔的地方。一种高起点的变相传销正肆虐着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投资69800元,发展下线,到一定时候就能获利1040万元,简称“1040工程”。

现在这场“富人的游戏”号称已吸引了10万人云集北海,北海也成为新冒险家的乐园,个人投资上百万的已不在少数。“就像一场疯狂的豪赌。”利剑说。

2006年来宾传销神话的破灭引发地域性格局重调。一些被打散、实力较弱的传销团体转移到玉林、桂林、柳州等地休整,实力较强的则看中了气候宜人的北海,并以“资本运作”的名义,高位运作这一新型传销。

这座上世纪末曾经以房地产泡沫著称的城市,如今却因传销凶猛而再次变得“声名鹊起”。

北海365网主编张听说,“大约从2007年开始,外地人就突然多了起来。”“好像一夜之间,小区里就停满了外地车,超市里也人满为患。”

“外地人甚至开始跨过铁路桥到城南买房子了。”2007年,北海房价涨幅连续位列全国第一,一度惊动建设部。

与来宾、玉林等地不同,北海传销一开始就从形式上摆脱了低端传销的痕迹。这些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富人,他们住在繁华地段的高尚小区,生活闲适。开小车,不集会,不上课。每天只是看看书,到高级茶座“交流业务”,或者带新人到处享受阳光和海滩。

“这里还有着全国最高超的‘洗脑术’。”志愿者利剑曾在北海进行过4次营救行动,竟先后见过自称中央高官、金扁胞弟或者银行行长等的。“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这些演技不俗的伪名人,他们甚至伪造一些高层领导的合影、签名、题词等来增加说服力。“就连媒体的揭露性报道,

也被他们说成是负调控。”利剑说,高级谎言已经笼罩了整个北海,并行之有效地吸引更多的“三高”(高学历、高年龄、高收入)人群趋之若鹜。

高额回报、名人效应、悠闲生活,已成了北海传销独特的三件外衣,它区别于其他地方的连锁销售,并且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影响着地方经济。

“北海一位银行内部人士说,‘今年的存款增长更为迅猛,仅上一季度,在其他银行存款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北海工行(传销者多用工行转账)却无故上涨了1.6亿,银监会已介入调查。’

“很难想象,如果这些巨额资金突然抽离,会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该人士说。小城来宾在疯狂发展后瞬间崩塌的阴影,似乎笼罩在这个刚刚开始疯狂的城市上空。

“法律滞后成了打击高额传销的一个重要掣肘。”广西区工商局公平交易处一官员说,“没有传销罪,导致打传工作简单停留在罚款和批评教育层面上,威慑力有限。”

这个城市似乎也正式开始下定决心摒弃传销所带来的恶名。今年5月,北海对外宣布破获一宗以高额加盟为特点,涉及五个传销网络体系,金额逾亿元人民币的涉外非法传销大案,也称“307传销大案”。

案件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北海警方表示,将长期保持打击非法传销的高压态势,“令传销者在北海无处藏身”。

但现实多少仍让人忧心忡忡。现在在反传销联盟的案头上,每年来自全国近4000起求救信息中,仅北海的就占了1/4,而且解救成功率为全国最低,只有五成。

“它就像一辆疯狂的马车。”志愿者利剑说,“没有人知道它将奔向哪里。”

据《南方周末》

男子活埋两幼童 称躺着可看飞机

21岁的邻居叔叔突下黑手,幼童兄弟俩惨遭活埋!这起骇人听闻的“活埋案”,是去年发生在丽江城外一处偏僻荒山上的事。26日,该案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丽江市玉龙县法院开庭进行二审,凶手被指控故意杀人罪。审理进行了半天,法庭宣布将择日作出终审判决。目前,司法鉴定已将被告杀人的原因归结为“习惯性冲动”,即并无杀人动机。

挖好坑后称躺着可以看飞机

26日9时许,被告人张荣被押上玉龙县人民法院大法庭的被告席,和一审出庭的情况一样,张荣很平静,不曾流露出任何激动或复杂的情绪,整个审理过程中,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思维非常清晰。

张荣21岁,家住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乡新团村委会,和被害人和俊东(10岁)、和俊鹏(7岁)兄弟是邻居。根据丽江中院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情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7年9月23日,和俊东、和俊鹏两兄弟到邻居张荣家玩耍,之后,约张荣一同出去钓鱼。在3人走出家门准备去钓鱼的路上,张荣突然产生了要将两兄弟杀死的念头。当晚,张荣将两兄弟带至丽江市古城区七星街蓬莱居宾馆502号房入住。

次日上午,张荣以“去看飞机”为由,将两兄弟骗至丽江市古城区七河乡七河村委会仁和村山上。上山后,张荣随即摸出身上携带的跳刀,开始在地上挖坑。小兄弟俩很好奇,问叔叔挖来干什么,张荣笑着回答,挖好了坑,就可以躺在里面仰着头看天上的飞机了。在两个孩子躺在坑底时,张荣迅速把挖出来堆在坑外的泥土朝坑里推。渐渐地,两兄弟的手脚被掩埋在了土里,然后是身体、头部……直到全部被埋在了地下。

作案后张荣逃离了现场。经司法鉴定,被害两兄弟均系被泥土阻塞口鼻部,压迫胸腹部而窒息死亡。

邻里的矛盾已经是陈年往事

张荣何以如此残忍地对两个天真的孩子下手?一审判决中称,张荣与两兄弟的家庭之间“关系较好”,没有杀人动机。尽管如此,记者还是在采访中发现了被告与被害人家庭延续交恶的种种蛛丝马迹。

和刚、张润梅夫妇都是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乡新团村委会村民,他们于1996年恋爱结婚,并陆续生下了和俊东、和俊鹏两个孩子。张家就在他们家旁边。张家的铁门大约有两米高,据说是村里最富裕的家庭之一,还长期请着工人。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见这道大铁门已经有了几个大洞,锁也坏了,而房内到处都是尘埃,结满了蜘蛛网。“门是我踢烂的。把我两个儿子害死了,他

们全家就逃跑了,再也没回来过。”和刚愤怒地说着,同时又难以压抑地踢着铁门。

这座大宅院原本很热闹,张荣的爷爷、父母、姐姐及女友都住这里。几年前,父亲上山采矿时意外身亡。几个月后,奶奶在家中上吊自杀,当时,只有张荣独自在家。张润梅说,因为老人死得“不正常”,当时,一些亲戚来质问张荣,张荣曾拿出一把长刀在亲戚面前挥舞,对峙良久,所幸事态没有升级。

“丧事办了好几天,我们帮了他家很多忙。张荣这孩子本来不坏,我们平时关系就比较好,他一直叫我和我老公姐姐、哥哥。我大儿子上学后,他好几次买作业本来送给我大儿子的。”张润梅回忆,“不过,他脾气还是有点怪的,平时也几乎不干地里的活,只是断断续续地开家里的出租车,想开就开,想休息就休息。”

一些村民介绍,早年,和、张两家之间曾因两家院子相邻位置的使用而发生过一次直接的矛盾,吵过架。这次矛盾的结果是,两家原本的过道被和家填上大量土壤,种上了少量的庄稼,另一条小路在旁边被开辟了出来。从此之后,两家人外辟时,就可以不必再直接经过对方的门口。

办案人员称找不到可成立的作案动机

“总的来说,案发前,我觉得我们两家的关系还算比较好。”对于两家的矛盾张润梅

说。正因为这样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案发后见到两个儿子的尸体时,她和丈夫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2007年9月23日14时许,张润梅从地里干活回家,见张荣坐在她家院子里撕苞谷,两个儿子在旁边玩耍。她见屋里的电视开着,就交把电视关上,然后就出去了,约17时,又回到家做饭。但饭做好了,两个儿子却没像往常那样按时回家。

张润梅到隔壁张家询问,张荣的女朋友刘霞(化名)说,张荣带两个孩子出去钓鱼了。过了几分钟,刘霞又跑过来反问:“他们钓鱼的回来了没有?”这话让张润梅感到有点奇怪,于是,她们一起到村子附近的鱼塘去找人,直到22时许,既没见到孩子,也没见到张荣。这时,张润梅接到张荣姐姐的电话,说张荣刚独自回来过,说他没带走孩子。

这下张润梅夫妇真的紧张了:两个儿子究竟哪里去了?他们连夜召集亲戚朋友和邻居,外出寻找。

夫妇彻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随后的几天,他们打当地媒体的新闻热线求助,又刊登寻人启事,还自己印制了启事,在方圆二十公里的范围内广为张贴,但依然没有孩子的下落。

张荣成为了夫妇俩、众多村民及警方唯一怀疑的对象。据张润梅称:张荣在被她质问时,曾冒出一句“今年我打算要结婚,可我杀了两个人,所以

没法结婚了”。这话让她听得心惊肉跳,但她想继续追问时,张荣又什么都不说了。

在离家几十公里外的七河乡山上的一个土坑内,两个孩子的尸体被挖了出来。9月28日8时30分,警方终于来电话,通知这一噩耗。“接到这个电话,惊喜了那么一瞬间,但我立即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我的两个儿子已经被残忍地害死了!”张润梅说着就泪水长流。

“张荣怎么可能对‘关系较好’的邻居孩子下此毒手?”这是围绕在所有办案人员心头的一个“?”。因为他们找不到张荣有任何可以成立的作案动机。

“人格障碍”能否救他一命

正是由于此案的难以理解,许多谣言开始在乡村里不胫而走,在这些谣言中,作案者被描述成了一个远比“活埋”这一手段更加不可思议的“恶魔”。“听说两兄弟的骨髓被他抽掉了”“连器官都被人给取走了”——记者刚到村里采访,就有村民这样说。

张荣家属为其委托的辩护人杨昆律师觉得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关系真是挺好,貌似没有任何理由作案,但既然手段确实是这么残忍,所以谣言就把作案者妖魔化了。”

张荣归案后,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认为其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应该依法严惩。经过一审,张荣被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尽管一直对自己的罪

行供认不讳,但张荣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同时,向张荣索赔76万元,但只判赔了7万元的受害者父母也提出了上诉。

2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玉龙县法院开庭二审。和刚、张润梅夫妇坚持其原来要求76万元赔偿的诉讼请求。这对农村夫妇非常凄凉,两个儿子一下子全都没了,而他们已经做过了绝育手术。从理论上说,张润梅可以再做个恢复生育能力的手术,但和刚担心有心脏病妻子无法承受。

张荣作案的原因,最终被归结为“习惯性冲动性控制障碍”和“冲动性人格障碍”——分别来自大理和云南省两家精神病鉴定机构的两份鉴定报告,结论虽不尽相同,但都分析认为张荣的情况属于“人格障碍”。但同时也分析认为,这不属于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精神疾病,不影响张荣在作案时的自我控制和辨认能力。法庭还查明,张荣的家族并无精神病史,而且,平时他的精神状态都正常。

根据以上鉴定结论,辩护律师试图为张荣作罪轻辩护:“虽然这不是精神疾病,但毕竟不太正常。我觉得不排除他被改判死缓或无期徒刑。”

刑事附带民事人则强烈要求对张荣处以极刑。他们的律师还拿出了张荣家中有房产、汽车及刚刚出售过一处房产、有大额资金的证据,要求判决其赔偿两个孩子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失费76万元。

据《生活新报》